

宋史

宋史

●卷四百四十六 列传第二百五

◎忠义一

○康保裔 马遂 董元亨 曹覲(孔宗旦 赵师旦)
苏缄 秦传序 詹良臣(江仲明) 李若水 刘韜 傅察
杨震(父宗闵) 张克戩 张确 朱昭 史抗 孙益

士大夫忠义之气，至于五季，变化殆尽。宋之初兴，范质、王溥，犹有余憾，况其他哉！艺祖首褒韩通，次表卫融，足示意向。厥后西北疆场之臣，勇于死敌，往往无惧。真、仁之世，田锡、王禹偁、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唐介诸贤，以直言谏论倡于朝，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，廉耻相尚，尽去五季之陋矣。故靖康之变，志士投袂，起而勤王，临难不屈，所在有之。及宋之亡，忠节相望，班班可书，匡直辅翼之功，盖非一日之积也。

奉诏修三史，集儒臣议凡例，前代忠义之士，咸得直书而无讳焉。然死节、死事，宜有别矣：若敌王所忤，勇往无前，或衔命出疆，或授职守土，或寓官闲居，感激赴义，虽所处不同，论其捐躯徇节，之死靡二

，则皆为忠义之上者也；若胜负不常，陷身俘获，或慷慨就死，或审义自裁，斯为次矣；若苍黄遇难，賈命乱兵，虽疑伤勇，终异苟免，况于国破家亡，主辱臣死，功虽无成，志有足尚者乎！若夫世变沦胥，毁迹冥遁，能以贞厉保厥初心，抑又其次欤！至于布衣危言，婴鳞触讳，志在卫国，遑恤厥躬，及夫乡曲之英，方外之杰，贾勇蹈义，厥死惟钧。以类附从，定为等差，作《忠义传》。

康保裔，河南洛阳人。祖志忠，后唐长兴中，讨王都战没。父再遇，为龙捷指挥使，从太祖征李筠，又死于兵。保裔在周屡立战功，为东班押班，及再遇阵没，诏以保裔代父职，从石守信破泽州。明年，攻河东之广阳，获千余人。开宝中，又从诸将破契丹于石岭关，累迁日骑都虞候，转龙卫指挥使，领登州刺史。端拱初，授淄州团练使，徙定州、天雄军驻泊部署。寻知代州，移深州，又徙高阳关副都部署，就加侍卫马军都虞候，领凉州观察使。真宗即位，召还，以其母老勤养，赐以上尊酒茶米。俄领彰国军节度，出为

并代都部署，徙知天雄军，并代列状请留，诏褒之，复为高阳关都部署。

契丹兵大入，诸将与战于河间，保裔选精锐赴之，会暮，约诘朝合战。迟明，契丹围之数重，左右劝易甲驰突以出，保裔曰：“临难无苟免。”遂决战。二日，杀伤甚众，蹴践尘深二尺，兵尽矢绝，援不至，遂没焉。

时车驾驻大名，闻之震悼，废朝二日，赠侍中。以其子继英为六宅使、顺州刺史，继彬为洛苑使，继明为内园副使，幼子继宗为西头供奉官，孙惟一为将作监主簿。继英等奉告命，谢曰：“臣父不能决胜而死，陛下不以罪其孥幸矣，臣等顾蒙非常之恩！”因悲涕伏地不能起。上恻然曰：“尔父死王事，赠赏之典，所宜加厚。”顾谓左右曰：“保裔父、祖死疆场，身复战没，世有忠节，深可嘉也。”保裔有母年八十四，遣使劳问，赐白金五十两，封为陈国太夫人，其妻已亡，亦追封河东郡夫人。

保裔谨厚好礼，喜宾客，善骑射，弋飞走无不中。

尝握矢三十，引满以射，箬镞相连而坠，人服其妙。屡经战阵，身被七十创。贷公钱数十万劳军，没后，亲吏鬻器玩以偿，上知之，乃复厚赐焉。

继英仕至左卫大将军、贵州团练使，严于驭军，厚于抚宗族，其卒也，家无余财。

方保裔及契丹血战，而援兵不至，惟张凝以高阳关路铃辖领先锋，李重贵以高阳关行营副都部署率众策应，遇契丹兵交战，保裔为敌所覆，重贵与凝赴援，腹背受敌，自申至寅力战，敌乃退。当时诸将多失部分，独重贵、凝全军还屯，凝议上将士功状，重贵喟然曰：“大将陷没，而吾曹计功，何面目也。”上闻而嘉之。重贵仕至知郑州，领播州防御使，改左羽林军大将军致仕。凝加殿前都虞候，卒，赠彰德军节度使。

马遂，开封人。初隶龙卫军，补散直，改三班奉职，为北京指使。闻王则叛，中夜叱咤，晨起诣留守贾昌朝请击贼。昌朝因使持榜入贝州招降，则盛服见之，遂谕以祸福，辄不答。遂将杀则，而无兵仗自随。时张得一在侧，欲其助己，目得一，得一不动。遂奋起

，投杯抵则，扼其喉，驱之流血，而左右卒无助之者。贼党攒刃聚噪至，断一臂，犹詈则曰：“妖贼，恨不斩汝万段！”贼缚遂厅事前，支解之。则仓猝被驱骇，伤病数日乃起。

事闻，仁宗叹息久之，赠宫苑使，封其妻为旌忠县君，赐冠帔，官其子五人。后得杀遂者骁捷卒石庆，使其子剖心而祭之。

董元亨，深州束鹿人。累官至国子博士，通判贝州。王则据城叛，是日冬至，元亨方与州将张得一朝谒天庆观，夜漏未尽，变起仓猝，众莫知所为。元亨促马驰还，坐厅事，贼党十余人擐甲露刃，排闥而入，左右皆奔溃。贼胁元亨曰：“大王遣我来索军资库钥。”元亨据案叱之曰：“大王谁也，妖贼乃敢弄兵乎！我有死耳，钥不可得也。”贼将郝用继来，索愈急，曰：“库帑，今日大王所有也，可不上钥乎！”元亨厉声张目骂贼，用遂杀之，贼争入，携钥而去。事闻，仁宗曰：“守法之臣也。”赠太常少卿，录其子孙三人。贼平，获郝用，斩以祭元亨。

曹覲，字仲宾，曹修礼子也。叔修古卒，无子，天章阁待制杜杞为言于朝，授覲建州司户参军，为修古后。皇祐中，以太子中舍知封州。侂智高叛，攻陷邕管，趋广州。行至封州，州人未尝知兵，士卒才百人，不任战斗，又无城隍以守，或劝覲遁去，覲正色叱之曰：“吾守臣也，有死而已，敢言避贼者斩。”麾都监陈晔引兵迎击贼，封川令率乡丁、弓手继进。贼众数百倍，晔兵败走，乡丁亦溃。覲率从卒决战不胜，被执。贼戒勿杀，掙使拜，且诱之曰：“从我，得美官，付汝兵柄，以女妻汝。”覲不肯拜，且詈曰：“人臣惟北面拜天子，我岂从尔苟生邪！速杀我，幸矣。”贼犹惜不杀，徙置舟中，覲不食者两日，探怀中印章授其从卒曰：“我且死，若求间道以此上官。”贼知其无降意，害之。至死诟贼声不绝，投尸江中，时年三十五。事闻，赠太常少卿，录其子四人，妻刘避贼死于林峒，追封彭城郡君，加赐冠帔。又赠修古尚书工部侍郎，封修古妻陈颍川郡君。

当智高之反，乘岭南无备，州县吏往往望风窜匿

，故贼所向辄下，独覲与孔宗旦、赵师旦能以死守。后田瑜安抚广南，乃为覲立庙封州。

孔宗旦，鲁人，为邕州司户参军。侂智高未反时，州有白气出庭中，江水溢，宗旦以为兵象，度智高必反，以书告知州陈珙，珙不听。后智高破横州，即载其亲往桂州，曰：“吾有官守，不得去，无为俱死也。”既而州破被执，贼欲任以事，宗旦叱贼，且大骂，遂被害。始，宗旦官京东，与李师道、徐程、尚同等四人为监司耳目，号为“四瞠”，人多恶之，其后立节如此。知袁州祖无择以其事闻，赠太子中允。

赵师旦字潜叔，枢密副使稹之从子。美容仪，身长六尺。少年颇涉书史，尤刻意刑名之学。用稹荫，试将作监主簿，累迁宁海军节度推官。知江山县，断治出己，吏不能得民一钱，弃物道上，人无敢取。以荐者改大理寺丞、知彭城县，迁太子右赞善大夫，移知康州。

侂智高破邕州，顺流东下，师旦使人覘贼，还报曰：“诸州守皆弃城走矣！”师旦叱曰：“汝亦欲吾走矣

。”乃大索，得谍者三人，斩以徇。而贼已薄城下，师旦止有兵三百，开门迎战，杀数十人。会暮，贼稍却，师旦语其妻，取州印佩之，使负其子以匿，曰：“明日贼必大至，吾知不敌，然不可以去，尔留，死无益也。”遂与监押马贵部士卒固守州城。召贵食，贵不能食，师旦独饱如平时；至夜，贵卧不安席，师旦即卧内大鼾。迟明，贼攻城愈急，左右请少避，师旦曰：“战死与戮死何如？”众皆曰：“愿为国家死。”至城破无一人逃者。矢尽，与贵俱还，据堂而坐。智高麾兵鼓噪争入，胁师旦，师旦大骂曰：“饿獠，朝廷负若何事，乃敢反邪！天子发一校兵，汝无遗类矣。”智高怒，并贵害之。贼既去，州人为立庙。事平，赠光禄少卿，赐其母王长安县太君冠帔，录其子弟并从子三人。师旦遇害时，年四十二。柩过江山，江山之人迎师旦丧，哭祭于路，络绎数百里不绝。

同时有王从政者，以东头供奉官、阁门祇候，与依智高战于太平场，被执，骂贼不已，至以沸汤沃之，终不屈而死。赠信州刺史，录其孙二人。

苏缄，字宣甫，泉州晋江人。举进士，调广州南海主簿。州领蕃舶，每商至，则择官阅实其货，商皆豪家大姓，习以客礼见主者，缄以选往，商樊氏辄升阶就席，缄诘而杖之。樊诉于州，州召责缄，缄曰：“主簿虽卑，邑官也，商虽富，部民也，邑官杖部民，有何不可？”州不能诘。再调阳武尉，剧盗李囊橐于民，贼曹莫能捕。缄访得其处，萃众大索，火旁舍以迫之。李从中逸出，缄驰马逐，斩其首送府。府尹贾昌朝惊曰：“儒者乃尔轻生邪！”累迁秘书丞，知英州。

侂智高围广，缄曰：“广，吾都府也，且去州近，今城危在旦暮而不往救，非义也。”即募士数千人，委印于提点刑狱鲍轲，夜行赴难，去广二十里止营。广人黄师宓陷贼中，为之谋主，缄擒斩其父。群不逞并缘为盗，复捕杀六十余人，招其诖误者六千八百人，使复业。贼势沮，将解去，缄分兵先扼其归路，布槎木亘四十里。贼至不得前，乃绕出数舍渡江，由连、贺而西。缄与贼战，摧伤甚众，尽得其所掠物。时诸将皆罢，独缄有功，仁宗喜，换为供备库副使、广东都监，

管押两路兵甲，遣中使赐朝衣、金带。袭贼至邕，大将陈曙以失律诛，緘亦贬房州司马。复著作佐郎，监越州税十余年，始还副使。知廉州，屋多茅竹，戍卒杨禧醉焚营，延烧民庐，因乘以为窃，緘戮之于市，又坐谪潭州都监。未几，知鼎州。

熙宁初，进如京使、广东铃辖。四年，交阯谋入寇，以緘为皇城使知邕州。緘伺得实，以书抵知桂州沈起，起不以为意。及刘彝代起，緘致书于彝，请罢所行事。彝不听，反移文责緘沮议，令勿得辄言。八年，蛮遂入寇，众号八万，陷钦、廉，破邕四砦。緘闻其至，阅州兵得二千八百，召僚吏与郡人之材者，授以方略，勒部队，使分地自守。民惊震四出，緘悉出官帑及私藏示之曰：“吾兵械既具，蓄聚不乏，今贼已薄城，宜固守以迟外援。若一人举足，则群心摇矣，幸听吾言，敢越俟则孥戮汝。”有大校翟绩潜出，斩以徇，由是上下胁息。緘子子元为桂州司户，因公事携妻子来省，欲还而寇至。緘念人不可户晓，必以郡守家出城，乃独遣子元，留其妻子。选勇士拿舟逆战，斩蛮酋二。

邕既受围，緘昼夜行劳士卒，发神臂弓射贼，所殪甚众。緘初求救于刘彝，彝遣将张守节救之，逗遛不进。緘又以蜡书告急于提点刑狱宋球，球得书惊泣，督守节。守节惶恐，遽移屯大夹岭，回保昆仑关，猝遇贼，不及阵，举军皆覆。蛮获北军，知其善攻城，啖以利，使为云梯，又为攻濠洞子，蒙以华布，緘悉焚之。蛮计已穷，将引去，而知外援不至，或教贼囊土傅城者，顷刻高数丈，蚁附而登，城遂陷。緘犹领伤卒驰骑战愈厉，而力不敌，乃曰：“吾义不死贼手。”亟还州治，杀其家三十六人，藏于坎，纵火自焚。蛮至，求尸皆不得，屠郡民五万余人，率百人为一积，凡五百八十余积，隤三州城以填江。邕被围四十二日，粮尽泉涸，人吸沔麻水以济渴，多病下痢，相枕藉以死，然讫无一叛者。

緘愤沈起、刘彝致寇，又不救患，欲上疏论之。属道梗不通，乃榜其罪于市，冀朝廷得闻焉。神宗闻緘死，嗟悼，赠奉国军节度使，谥曰忠勇，赐都城甲第五、乡里上田十顷，听其家自择。以子元为西头供奉官、

阁门祗候，召对，谓曰：“邕管赖卿父守御，傥如钦、廉即破，则贼乘胜奔突，桂、象皆不得保矣。昔张巡、许远以睢阳蔽遮江、淮，较之卿父，不能过也。”改授殿中丞，通判邕州。次子子明、子正，孙广渊、直温，与緘同死，皆褒赠焉。起与彝皆坐谪官。緘没后，交人谋寇桂州，行数舍，其众见大兵从北来，呼曰：“苏皇城领兵来报怨。”惧而引归。邕人为緘立祠，元祐中赐额怀忠。

秦传序，江宁人。淳化五年，充夔峡巡检使。李顺之乱，贼众奄至，傅夔州城下，传序督士卒昼夜拒战，婴城既久，危蹙日甚，长吏皆奔窜投贼。传序谓士卒曰：“吾为监军，尽死节以守城，吾之职也，安可苟免乎！”城中乏食，传序出囊橐服玩，尽市酒肉以犒士卒，慰勉之，众皆感泣力战。传序度力不能拒，乃为蜡书遣人间道上言：“臣尽死力，誓不降贼。”城坏，传序赴火死。

传序家寄荆湖间，子爽溯峡求父尸，溺死。人以为父死于忠，子死于孝。奏至，太宗嗟恻久之，录传序

次子煦为殿直，以钱十万赐其家。煦卒，复以煦弟昉为三班奉职。

詹良臣，字元公，睦州分水人。举进士不第，以恩得官，调缙云县尉。方腊起，其党洪再犯处州，守贰俱弃城遁。又有他盗霍成富者，用腊年号，剽掠缙云。良臣曰：“捕盗，尉职也，纵不胜，敢爱死乎？”率弓兵数十人出御之，为所执。成富诱使降，良臣曰：“汝辈不知求生，顾欲降我邪！昔年李顺反于蜀，王伦反于淮南，王则反于贝州，身首横分，妻子与同恶，无少长皆诛死，旦暮官军至，汝肉饲狗鼠矣。”贼怒，齧其肉，使自啖之。良臣吐且骂，至死不绝声，见者掩面流涕，时年七十二。徽宗闻而伤之，赠通直郎，官其子孙二人。

江仲明，台州人。宣和寇乱，载老母逃山涧中，猝遇寇于东城之冈，逼使就降，仲明义不辱，奋起骂贼，卒死之，丞相吕曷浩谥以文。

有蒋煜者，州之仙居人，有文学。寇欲妻以女，煜拒之，胁以拜，亦不从，寇曰：“吾戮汝矣！”煜伸

颈就刃，誓声不绝而死。

李若水，字清卿，洛州曲周人，元名若冰。上舍登第，调元城尉、平阳府司录。试学官第一，济南教授，除太学博士。蔡京晚复相，子绦用事，李邦彦不平，欲谢病去。若水为言：“大臣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，胡不取决上前，使去就之义，暴于天下。顾可默默托疾而退，使天下有伴食之讥邪？”又言：“积蠹已久，致理惟难。建裁损而邦用未丰，省科徭而民力犹困，权贵抑而益横，仕流滥而莫澄。正宜置驿求贤，解榻待士，采其寸长远见，以兴治功。”凡十数端，皆深中时病，邦彦不悦。

靖康元年，为太学博士。开府仪同三司高俅死，故事，天子当挂服举哀，若水言：“俅以幸臣躐跻显位，败坏军政，金人长驱，其罪当与童贯等。得全首领以没，尚当追削官秩，示与众弃；而有司循常习故，欲加缛礼，非所以靖公议也。”章再上，乃止。

钦宗将遣使至金国，议以赋入赎三镇，诏举可使者，若水在选中。召对，赐今名，迁著作佐郎。为使，见

粘罕于云中。才归，兵已南下，复假徽猷阁学士，副冯澥以往。甫次中牟，守河兵相惊以金兵至，左右谋取间道去，澥问“何如”？若水曰：“戍卒畏敌而溃，奈何效之，今正有死耳。”令敢言退者斩，众乃定。

既行，叠具奏，言和议必不可谐，宜申饬守备。至怀州，遇馆伴萧庆，挟与俱还。及都门，拘之于冲虚观，独令庆、澥入。既所议多不从，粘罕急攻城，若水入见帝，道其语，帝命何[Z135]行。桌还，言二人欲与上皇相见，帝曰：“朕当往。”明日幸金营，过信而归。擢若水礼部尚书，固辞。帝曰：“学士与尚书同班，何必辞。”请不已，改吏部侍郎。

二年，金人再邀帝出郊，帝殊有难色，若水以为无他虑，扈从以行。金人计中变，逼帝易服，若水抱持而哭，诋金人为狗辈。金人曳出，击之败面，气结仆地，众皆散，留铁骑数十守视。粘罕令曰：“必使李侍郎无恙。”若水绝不食，或勉之曰：“事无可为者，公昨虽言，国相无怒心，今日顺从，明日富贵矣。”若水叹曰：“天无二日，若水宁有二主哉！”其仆亦来慰解曰：“

公父母春秋高，若少屈，冀得一归觐。”若水叱之曰：“吾不复顾家矣！忠臣事君，有死无二。然吾亲老，汝归勿遽言，令兄弟徐言之可也。”

后旬日，粘罕召计事，且问不肯立异姓状。若水曰：“上皇为生灵计，罪己内禅，主上仁孝慈俭，未有过行，岂宜轻议废立？”粘罕指宋朝失信，若水曰：“若以失信为过，公其尤也。”历数其五事曰：“汝为封豕长蛇，真一剧贼，灭亡无日矣。”粘罕令拥之去，反顾骂益甚。至郊坛下，谓其仆谢宁曰：“我为国死，职耳，奈并累若属何！”又骂不绝口，监军者挝破其唇，喋血骂愈切，至以刃裂颈断舌而死，年三十五。

宁得归，具言其状。高宗即位，下诏曰：“若水忠义之节，无与伦，达于朕闻，为之涕泣。”特赠观文殿学士，谥曰忠愍。死后有自北方逃归者云：“金人相与言，‘辽国之亡，死义者十数，南朝惟李侍郎一人’。临死无怖色，为歌诗卒，曰：‘矫首问天兮，天卒无言，忠臣效死兮，死亦何愆？’闻者悲之。”

刘韜，字仲偃，建州崇安人。第进士，调丰城尉、